

第三十六回

怪老人病榻赠宝剑 莽力士琼筵献炙肉

云三娘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胡厅长遂薄治酒馔，并宰了一口羊，杀了几只鸡，请我们在衙中用饭。傍晚时，李把总喝过酒后，先去督率部下前来与我们会合。我们结束停当，等李把总到临。不多时，火把高照，李把总已领着百十名兵丁赶至。

“那李把总全副武装，手握大刀，颇具威风。我二人遂别了胡厅长，跟着李把总，向柴家寨行去。黑夜中，瞧那野人山的山巅，高入云霄，障蔽了西南方，山势高峻而雄伟，我在白天已见过了。那柴家寨地形较高，田野间望去，隐约可见堡墙的影子。

“我等赶到柴家寨前，叮嘱李把总将火把暂时熄灭，伏在寨前，由我二人先行入内侦察；等到寨中火起时，官军即可攻入，如此可免打草惊蛇，李把总答应了。我们飞越入寨，虽没有人引路，却只顾向房屋稠密处走去，见前面有一处很广大的庄院，料想是柴龙等所居之地；遂从侧面跃上屋顶，见里面第三进院子里，灯火大明，烟雾缭绕，有许多人坐在那里，口中喃喃地念经。正中坛上高坐一个女子，全身白色长袍，好像白衣观音，大概这就是传说的火姑娘了。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聚会，宣传他们的邪说，难得遇见了，正好动手。所以余师兄在屋上大喝道：‘白莲教的妖女火姑娘，胆敢在这里煽惑良民，阴谋不轨，还有那恶霸柴龙何在，快

快一齐出来领死！’

“余师兄故意声张，无非向二人挑战，可以认清他们的面目。果然那白衣女子一闻这话，向屋上一瞧，冷笑一声，即将白衣卸上，露出贴肉的淡红衫子，胸前悬着一个绣花香囊，端的妖艳。将手一挥，即有白光一道从院子里穿射而出，跟着一耸身，从坛上跃到庭中。白光已飞到我的头上，我便飞出银丸抵住她的剑光。此时院子里哗声大起，人影散乱，十分紧张。那坐在坛旁的四个壮男，各举兵刃奔出。为首一个年轻的汉子，手舞三尖两刃刀，大喝道：‘柴龙在此，哪里来的小子，胆敢混入寨中，寻事生非，须吃你家柴爷一刀。’一言未毕，余师兄的紫色剑光已如腾蛇般自上飞下，盘旋到他的顶上了。

“柴龙一见剑光，知道遇着了劲敌，也就不敢怠慢，急将三尖两刃刀使开生平解数，悉心迎战，其余三人也各奋勇相助。那火姑娘的剑术造诣很深，所以我的银丸尽是飞舞刺击，却刺不进她的白光中。我和她便在屋上大战，颇惜她有这样剑术，却不能归正，偏入邪僻之途，一定得不到好的结果。我与火姑娘战得不分胜负时，余师兄的剑光已愈舞愈紧，霍霍地在柴龙头顶上盘旋而下，倏的降落，柴龙一颗大好的头颅立刻飞去一边。火姑娘见情势不佳，得个间隙，向屋后逃去。

“我哪里肯让她漏网？跟手便追。追到庄后，火姑娘已一跃而下，我见她的飞行功夫也已达到上乘，恐防被她逃逸，所以也不敢怠慢，用力追赶。一霎时已从寨后跑到野人山麓。我的银丸直飞过去，却被她脚快眼快，早躲入林子里。泼喇一声响，把一珠数丈长的老松截为三段，她却逃进野人山中去了。

“我自恃艺高胆大，追入山中。说也惭愧，我和她总是相隔一丈多路，不能追及。因为山径险峻而曲折，我又是走的陌生路，一时赶不上，若是换了平地，再也不怕她逃到哪里去了！追了一大段路，忽然来到一个绝溪边，那溪幽深莫测，两边都是嶙峋石岩，溪中急湍奔流，轰隆有声，震耳欲聋。此时是黑夜，我也不能瞧得十分清楚；换了白日到此，望



下去真会令人心悸魂摇。溪的两岸有数丈的距离，中间垂有一根绳索，便是桥了，这便是那地方著名的索桥。因为川、滇等处山谷甚多，交通梗阻，往往两边山崖隔断，中横深溪，不能飞渡；土人在山崖边系粗大的绳索，辅以扶手的绳，好让人家在绳索上走过去。但是胆小的人若在绳上俯视时，没有不头眩心悸，失足下坠的！

“我追到索桥边，见火姑娘身轻似燕，早从绳索桥上逃到彼岸去了。我志在擒贼，岂肯见难而退，于是一跃上桥，依样走过去。不料火姑娘躲在桥的尽头，见我追上索桥，便运动剑光，把那索桥一截两断。我刚走到中间，身子望下直坠。不是我夸口，幸亏我还机警，急忙伸手攀住那断下的绳；然而我的身子已虚悬在溪间了。打了一个旋转，险些脱手……”

云三娘讲至此，玉琴、剑秋二人都代她捏了一把冷汗。

玉琴不由说道：“好险！以后呢？”

云三娘微笑道：“古人形容危险，说什么‘盲人骑瞎马，半夜临深池’。当时我的危险更要远胜仲伯。我连忙一手以银丸抵住火姑娘的剑光，防备她再去切断另半截的绳索；一手又握住绳索，猱升而上。等我上了崖，火姑娘的踪影早已不见了，我便向四处搜索。山峦重覆，树林深茂，黑夜茫茫，何处去搜找？然而我的勇气并未减缩，依旧向前面一条小径追去。转过了一个山峰，静悄悄地不见人，风声却怒吼不止，吹得林木摆动成波浪一样，夹杂着猿啼虎啸之声，使人凛然觉到自己的危险。我知道火姑娘早已去远，被她侥幸漏网了，不如回柴家寨去吧！

“但是山路崎岖，又在夜间，如何能辨回头的归路？况且追来时的索桥已断，教我如何找到归路？正在踌躇之际，忽见林中飞出一群流萤，荧光闪闪，恍如一个大玻璃球，将前面路径照得很是清楚，先是在我面前打了一转，便向东北面飞去。我心中不由一动，想到以前老马引途的故事，那么这一群流萤的飞出，恐怕也不是偶然吧！何不跟上去试试？随即跟着流萤而行。

“说也奇怪，那些流萤始终是飞在我的前面，好似一盏引路的明灯。

行行重行行，走了不知多少路，翻过了几重山峰，天色渐渐发白，那些流萤也没入林中去了。天明以后，我才看清曲折的山径。俯视柴家寨，正在右边山麓下，原来已被流萤引导，走到柴家寨前了。我遂从容下山，到得寨中，和余师兄、李把总二人相见。始知柴龙授首之后，余师兄又斩了他的两个徒子，便觅着火种，放起一把火来。那时徒党早已四散逃生。李把总见寨中火起，当即率领官兵，呐喊一声，爬登碉楼，杀了几个守楼的人，大开寨门，杀将进来。寨中人大半从梦中惊醒，吓得不知所云。

“李把总指挥部众，擒获数十名白莲教的人。随又将火扑灭，将柴龙一家人前后看住；细细查抄，抄出秘密文件和白莲教作乱的证据。余师兄见我追火姑娘不回，心中未免有些担忧，本想到天明后，着土人引至山中追寻，见我安然回来，自是十分欢喜。李把总又聚集寨中各人晓谕一遍，叫他们安心做事，勿自相惊扰。白莲教徒一概擒捉鞫讯，以便明正典刑；其余无辜良民以及自首的得免。又把柴龙人头悬挂在柴家寨上，以警奸宄。

“我们遂凯旋而回，胡厅长设宴款待，已将孟哲释放回堂。孟家堡人欢天喜地，接我们去欢聚数天。柴家寨的白莲教势力已铲除，地方上少一恶霸；孟哲的性命无恙，田地也已归回。我们这一遭，总算走得不虚。不欲再在那边耽搁，便束装上道，离开云南了。”

云三娘一口气讲到这里，觉得有些口渴，端起桌上凉好的茶，喝了一口。

玉琴道：“便宜了火姑娘，倒和风姑娘一样，被他们脱身遁去。”

剑秋道：“釜底游魂，末日至时，再被我们遇见，一定不放过他们的。”

玉琴笑笑，刚回头向窗外一望，忽见月下一件东西，飞一般的向她面上射来。玉琴说声：“不好。”急忙将头向后一仰。那东西“唰”的从她的鼻端拂过，一阵冷风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打在壁上！

三人一齐看时，见是一只四寸长雪亮的钢镖，头上系着红缨，颤巍巍地兀自在壁上摇动。玉琴一见这钢镖，心中明白。立即跳起身来，向壁

上拿下真刚宝剑，使一个蜻蜓掠水式，从窗中横跃而出。方才立定脚步，对面又飞来一支钢镖，赶忙一蹲身，让过那钢镖。

这时对面屋上飞也似的跳下一个黑影，月光下瞧得分明，乃是一个女子；头上裹着青绢，浑身黑衣，手中横着雪亮的宝剑。一见玉琴，便破口大骂道：“姓方的，你们把我全家杀害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晚你也会撞在我的手里，我必要为我父兄报仇，看剑！”说罢，一剑向玉琴头上劈来！

玉琴将剑架住，说道：“韩小香，你家老头儿罪恶滔天，自取灭亡之咎。前次被你侥幸漏网，现在还要来送死么？休怪你家姑娘剑下无情了。”

韩小香大怒，将剑使开，径向玉琴要害处猛戳；玉琴不慌不忙，将真刚宝剑舞开来，倏成一道白光。韩小香左劈右刺的，也将手中宝剑使成一道白光，两人在庭中回旋酣战。玉琴甫交手，知道韩小香的武艺今非昔比，较前大大进步。

此时剑秋早已握了惊蛰剑，跃出窗户，认得来者即是韩天雄的女儿韩小香，大约她来必是为父兄报仇，不知她怎么突如其来，寻到这个地方的。他正在思索，只听屋上娇喝一声道：“岳家小子，休要帮忙，你家萧姑娘等候多时了。”

面前黑影一晃，早有一个妙龄女子站在庭心里，手握两柄绣鸾刀，刀光湛湛，如秋水照眼；全身也是黑色，头上却裹着一块银色绢绸，生得俊俏玲珑。再一细看，原来是日间在天王庵避雨遇见的小姑娘，恍然大悟，便答道：“你休得逞能，我岳剑秋岂是畏怯之辈，谅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自来送死而已……”

剑秋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双刀如游龙般已向他头上落下，剑秋便将剑使开，和那女子战在一起，叮叮当当，金铁交鸣。庭中但见白光飞舞，不睹人影。这时，旅店中客人都闻声惊起，只是没一个人敢出来看热闹，躲在门窗里向外窥视。

云三娘倚在窗槛旁，作壁上观，只是微笑。因为她知道琴、剑之力足够对付；自己不必加入作战，且在旁边看着再作道理。觉得对方都非弱

者，而那使双刀的少女本领更高一筹，且喜剑秋剑术精妙，可以从容应付。不愧昆仑门下，也不愧是自己得意的弟子。

琴、剑二人和敌人战斗多时，不能取胜，心中不由焦躁；即把平生剑术使将出来，剑光霍霍，一青一白，如腾蛟起凤，向前尽顾逼迫过去。

韩小香觉得两臂乏力，剑法渐渐散乱，不能再以支持，没奈何咬紧牙关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一剑向玉琴腰里刺去。玉琴向旁边一跳，躲过那剑。韩小香乘此间隙，一跃上屋，说道：“兰妹走吧！”那女子也向剑秋虚晃一刀，跟着飞身上屋，拔步便逃。

琴、剑二人扑扑如飞鸟般随后飞身而上，忽然一支袖箭向剑秋面门飞来。剑秋把剑向上一拨，那袖箭已坠落屋瓦；不防第二支袖箭又到，剑秋急将头一低，袖箭由头顶拂过，带去了一络头发。同时韩小香发出一支毒药镖，向玉琴下三路打去。玉琴双足一蹬，琅当一声，钢镖飞下庭心去了。

这么一来，二人略顿一顿，韩小香等已跳至店后，飘身下墙。玉琴哪肯舍弃，连忙加紧追赶；但是到得后面，却见西一条东一条的小巷，不知他们走向哪里去了。剑秋也追到，不见小香等踪影，便对玉琴说道：“我们道路不熟，谅他们早已走远，我们也无处追踪，便宜了他们，不如回去吧！”玉琴只得快快地和剑秋回转庭中。

云三娘手里托着钢镖，笑问二人道：“韩小香漏网而去么？”

玉琴道：“正是，他们倚仗着暗器厉害，但我们没有被射中。以前弟子也曾受过韩小香一镖，幸得李鹏灵药，方才保得一条性命。今晚难得她自来寻找，恨不得把她一剑两段，好使他们父女早早地下相逢，不料便宜了她，被她逃走了。”

剑秋道：“我想韩小香一定住在此地附近。那姓萧的女子必是她的亲戚，武艺很好，我们不是在天王庵里避雨时候遇见她的么？大概韩小香是她引路而来的。”

玉琴把手中剑虚砍了一下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他们虽然行刺不中而走，

可是我却不愿意放过他们呢！明天我们再到天王庵去，找那老尼问个明白，然后我到萧家去，还敬他们一剑，可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

云三娘听玉琴说着负气的话，不由微笑。这时店主和店中旅客见门外已停止战斗，一齐过来询问。剑秋不欲多事，推说有女盗前来行劫，已被我等击退。店主听了，十分惊讶；自言此间地方近来很是平静，店中也没有窃盗，哪里来的女强盗呢？旅客们见了琴、剑二人英武之概，莫不咋舌称奇，纷纷向店主探听底细。但是店主哪里回答得出呢！

纷乱了一阵，云三娘等回入进房中。玉琴、剑秋仍把宝剑挂好，大家坐着，谈起韩家庄的事；直到夜深，方才各自安眠。一会儿天已大明，三人起身，唤了店小二进来，吩咐预备早餐。洗脸漱口完毕，用过早餐，算清了旅费，刚要动身，忽然一个店小二匆匆跑进来，送上一封书信。三人不由大为奇怪，剑秋拆开来和云三娘、玉琴同阅。

只见信上写着几行字道：

久仰荒江女侠英名，恨未识面。昨夕小女无知，有惊芳躅。今日特遣人奉函敬邀；望见书后即惠临小庄，一较身手，并专备小筵聊以洗尘。想英武如姑娘者，必不却步也，不胜鹄候之至！

云中凤萧进忠 启

玉琴看毕，冷笑一声道：“甚佳甚佳，我们本来要去找他，他却自己写书来请了。那个云中凤萧进忠必是姓萧的女子的父亲。韩小香和他们大概是亲戚吧！看他语气，十分骄矜，很有和我们一决雌雄之意。我们若不去，反而示人以弱了。”

剑秋道：“当然去的。”便问店小二道：“那下书人可在外边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在外边等候回音。”剑秋道：“你去教他好好等着，我们和他前去便了。”于是三人收拾收拾走出店来，只见一个穿着蓝布的短衣健壮男子，立在一边，店主刚和他窃窃私语。他见玉琴等走来连忙行

了一个礼。

剑秋道：“你是萧家的仆人么？我们不认识路途，你就带引我们去吧！”

那男子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店小二牵过坐骑。剑秋把包裹系在龙驹上，三人纵身上鞍。店主立在门外，恭恭敬敬的送行。

那男子便走在马前引路，三人缓辔行去。却听店主对旁人说：“原来昨夜到此并不是什么女盗，乃是萧家姑娘，不知究竟为了什么事情。我看这三位客人模样奇怪，虽然很有本领，可是终敌不过萧家庄主那样厉害呢！”

三人闻言，也不理会，随着那男子行去。前面有一条小溪，沿溪往东走不到三里路光景，早见右边岸上有一座雄大深邃的庄院。庄前有一座石桥，桥上立着几个壮丁，把手指向他们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有一个庄丁立刻跑入庄去，大概前去通报庄主了。

原来玉琴以前火烧韩家庄，恰巧韩小香跟她母亲归宁在母舅家中，因此被她漏网得生，没有遭殃。云中凤萧进忠便是她的母舅，是卫辉著名的富户，更兼有惊人的武艺。在杨柳屯四周远近，提起“云中凤”三个字，哪个不知？他善舞一柄金背刀，飞檐走壁，身轻如燕。因为他自幼得异人传授，所以有些本领；性喜任侠，刚烈如火，为人很重义气。江湖上人流落无依，到他门下吃闲饭的，时常不断。

他在家经营着田产，也没有出外做过什么事情，现在年纪已有五旬开外。所生子女二人，子名慕解，女名慕兰，萧进忠便把平生武艺悉心传授给他的子女。二人也精心练习，寒暑不辍；所以年纪虽轻，武功已是高人一筹。慕兰善使双刀；提起那两柄双刀，也是很有来历的。不知是哪年哪天，还是在慕兰六七岁的时候，有一个独目老人，跑到他们庄上来；自称有病在身，欲谋枝栖，慕名而来，乞赐一榻之地。萧进忠见他病体瘦瘠，且年又老迈，当然允许，遂另辟一室，使他养病。

可是那老人在他庄上住了一个多月，病魔缠绵，日见加重。自知不起，遂请萧进忠入室，对他说道：“承蒙善意款待，感谢不尽。只是我疾病

沉重，日薄西山，一定不会好的了。他日这个臭皮囊，还请庄主代为收殓，入土为安。此身已无长物，惟包裹中有一对绣鸾刀，一名银星，一名飞霞，是旷世难得的宝刀；削铁如泥，杀人不染血。我一向非常珍惜，随身携带，不忍舍去。现在不愿这对宝刀落入庸人之手，故在临死前奉赠庄主，也算宝剑赠烈士之意。”

萧进忠便过去在老人床边破包袱里，抽出一对双刀。刀鞘已敞，但是拔出来一看，银光照眼，古色悦人，刀柄上都刻有刀名。连忙啧啧称美道：“果然是宝刀，蒙长者赐赠，荣幸之至。”因此料想老者必是非常人物，便向他询问来历。

老者长叹一声道：“不堪回首话当年，若谈论过去的事，痛心得很。自憾一生罪多功少，在此时此地，更觉惶恐。所幸忏悔多年，倘若真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么虽至九泉，略足安慰了。实不相瞒，在五十岁以前，我是江湖上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巨盗，这对宝刀也是当年从一个女子手里夺来的。那女子乃是我的仇人，一目之伤，也是她给我的伤痕。后来被我用尽计策，乘夜盗去她的双刀，然后把她刺死。但她确是个贞烈而武艺高超的妇女，我不该为了我的私仇，把她害死，至今引为憾事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停着不语。

萧进忠再要问他时，他已不愿多说了。萧进忠只得收了宝刀而去。

隔了三天，那独目老人已脱离五浊尘世而去。他临终的时候，有庄丁瞧见他在床上，忽而将身子卷缩，忽而将身子舒直，好像难过得很。足足有半天光景，最后豁喇一声响，床忽断为两截；老人跌下地来，把方砖地陷下去几寸，才僵卧不动了！由此可知，老人生前练的功夫一定不错。他的一生必有许多奇事轶闻，可惜他略露端倪，便遽尔缄口不言，使人无从知晓了。

萧进忠遵他的遗托，并且老人又是一个英雄，今日这样下场，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！特地购备一口上等棺木，加以盛殓，葬在杨柳屯附近，总算不负死者。至于那得来的一对双刀，便传授给了他女儿慕兰。慕兰

爱如性命，朝晚练习双刀，尽得她父的秘传；此外更擅袖箭，这是一种轻便的暗器，适合妇女们用的。她能在黑夜射人，发无不中。

她有了高深的武艺，萧进忠甚为夸赞，大家代她起了一个别号，叫作“赛红线”。因此她平日心高气傲，不能受人家委屈。她哥哥慕解，虽比较她的本领在伯仲之间，然而很能谦逊，没有她的脾气大。

自从火烧韩家庄的消息传来之后，韩小香娘儿俩虽没有同归于尽，可是却无家可归，如此大仇，怎能不报？韩小香母亲便在萧进忠面前哭哭啼啼，要她的哥哥代韩家复仇。

萧进忠初把他妹子嫁给韩天雄时，因为赏识韩天雄的武艺高强，经一友人做媒而成的。不料后来韩天雄杀人越货，干下许多不仁不义之事；江湖上侠义之士，对他自然有许多贬语。萧进忠也不满他的所作所为，曾向韩天雄规劝，教他稍稍敛迹；无奈韩天雄忠言逆耳，不肯听他内兄的话，两人感情也渐渐淡薄起来。所以萧进忠以为这次韩家父子被人所诛，也是他们造孽深重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报应不爽。不过碍着他妹子的情面，口头上答应了，却始终没有去探访过。

韩小香知道她舅舅不高兴管这事，她遂在慕兰表妹面前絮絮哀诉不休。且言荒江女侠怎样傲慢无礼，怎样耀武扬威；韩家本与她无冤无仇，她偏要来做出头椽子，邀聚了昆仑派门下众人，竟把她一家烧杀，岂非可恨？

慕兰安慰小香道：“若有一朝碰见了荒江女侠，一定代你们报仇。也教她知道天下之大，并非无人！”恰巧那天出外，忽逢阵雨，遂至天王庵避雨，无意中和玉琴见面。玉琴等是无心的，她却十分留神；暗瞧三人模样，便疑是荒江女侠。再向老尼探问他们三人的行踪，使她心中益信；遂即追踪在后，得知他们借宿在集贤旅馆里。于是回去庄里，把这事告诉了小香，约好在夜间前往一探，相机下手。

他们到了旅店中，适逢玉琴等听云三娘讲述云南火姑娘的事情，他们在屋上迟迟未能动手。玉琴忽然回过头了，小香现身月光下，恐防被

她瞧见，赶紧趁人没有防备时，发了一镖，不料未能命中。仇人相见，厮杀了一场。终因本领还不如人家高明，只得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但是回转后，心中终是放不下，眼看着仇人已在跟前，却不能加以重创，为死者报仇，何等的愤恨！

而慕兰也因出世没有败过在人家手中，现在逢见了荒江女侠和岳剑秋，却当着表妹面前失了颜面。两人一样的不平，一样的痛心。遂向萧进忠告诉，要求他老人家出来管这件事，如能将荒江女侠等打倒，不但韩家之仇可报，自己的面子也可收回。

萧进忠被他的爱女逼着，妹子与甥女央求着，此刻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。遂说道：“大丈夫要和人家较量，也须要光明磊落，先礼而后兵。老夫今番亦欲一睹这荒江女侠，不如请他们到此，设筵招待。把事情讲个明白，然后彼此动手；比较你们黑夜前去做行刺，不是光明得多吗？”

小香、慕兰等听萧进忠这样说法，也无异议。遂由慕解写下一封信，一清早便请庄丁萧顺到那儿去送信，邀请三人前来；倘然他们不来时，立即追赶不迟。玉琴、剑秋等人什么龙潭虎穴都闯过，如今有柬来邀，岂有不去之理？便很坦率的赶来了。

萧进忠正在内厅等候，闻得庄丁通报，便同慕解出门相迎。刚下石阶，只见面前站立着三个人，一位是少年侠士，两位是饶有英气的姑娘。云三娘虽较玉琴年长，但容颜娇嫩，和玉琴如姊妹行。三人坐骑自有庄丁接过，萧顺见了萧进忠，即向旁边一站道：“启禀老主人，三位客人已到。”

萧进忠一摆手，令他退去，然后向三人一抱拳，含笑相迎，说道：“猥蒙枉顾寒舍，荣幸得很，但不知哪一位是久慕芳名的荒江女侠方玉琴姑娘？”

玉琴上前答礼道：“不敢，请教老英雄就是萧进忠吗？”萧进忠点点头，便命儿子慕解上前相见；玉琴也介绍云三娘和剑秋与他相见！

萧进忠向三人面上相视一下，遂欠着身子，让三人入内。三人毫不犹豫地跟着萧家父子踏进庄中，见庄内屋子十分宽大，庭院也很轩敞；院中两排站着十数个健硕的庄丁，一色蓝衣打扮，齐向他们行礼，很见

严肃。

萧进忠把三人带至一广大的厅堂，堂上正中已安排了筵席的座位。萧进忠带笑对三人道：“三位光临，老夫略尽东道之谊，水酒三杯，不嫌简慢，即请入座。”

剑秋便笑道：“我们还没有先行奉访，难得老英雄盛意相邀，若是不领情时，要惹老英雄笑我们无礼了。”说完冷笑不止。

这时屏后闪出两个女子来，穿着一身鲜艳的衣裙，并着而立，正是韩小香与慕兰。韩小香见了玉琴，怒目而视，并不行礼，慕兰亦傲然不屑夷视！

萧进忠哈哈笑道：“你们不打不相识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荒江女侠，老夫也闻名久矣，现在且请入席，有话以后再谈如何？”

玉琴也很镇静地回道：“好！愿闻赐教！”于是，萧进忠便请玉琴和云三娘向外坐下；剑秋坐在左首，萧进忠和慕解坐在右首，慕兰、小香居于末座，正向里面。众人坐定后，萧进忠向堂后高声道：“上酒！”

只见有四个庄丁，抬着一把异乎寻常的大酒壶，放在席前。那酒壶通体锡制，着地有五六尺高，周围也有六七尺宽，足可容七八十斤酒。合计酒壶重量，至少有二百六七十斤重，大概要巨无霸、防风氏那种巨人才有资格配此酒壶。剑秋瞧着酒壶，想起了闻天声，可惜他今天没有前来，否则尽可痛饮了。

萧进忠一摆手，命庄丁退下，自己卷起袖子，说道：“待老夫来敬酒一巡。”只见他伸出右手，把那大酒壶轻轻提起，向玉琴、剑秋、云三娘三人面前敬酒；一个个依次倾毕，然后放在席旁，神色不变，端着酒杯，说一声：“请！”

玉琴也举起酒杯喝过，剑秋倏地起身离座；走至酒壶边，撷起衣袖，右手搭上壶柄，喝一声：“起！”早把那大酒壶如提孩子般提在手里，向萧进忠说道：“我等叨领老庄主的琼筵，礼当还敬。”遂也提过酒壶斟过一遍，放到原处。气不喘，面不变，徐步归座。

原来剑秋的练气功夫已然有素，故能从容对付，不肯示弱于人。萧进忠一见，也暗暗点头，遂请三人随意用菜。吃过两道酒菜后，萧进忠又喝一声：“快献炙肉！”

只听堂后应声道：“是！”这一个“是”字，声音洪亮，宛如起个霹雳。跟着旋风也似的跑进一个莽力士，膀阔腰粗，袒着上身，胸前黑毛茸茸，两臂的筋肉坟起虬结；下身穿着一条青布大裤，脚踏草鞋，行走矫捷，显然是个孔武有力之辈！

只见他左手托着一盘酱炙的肉，烧得热腾腾的。最上一块肉插着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火咿咿地大踏步走至玉琴座前。倏地举起匕首，刺了一块炙肉，左足微屈，右手疾向玉琴嘴边送去，喝一声：“请！”

这一下来势凶猛，挟有非常力气，教玉琴不及抵挡！剑秋与云三娘在旁，都代她捏把冷汗！

哪知玉琴却不慌不忙，张开嘴，认准刀头，咯的只一咬，早把那匕首咬住；俯首一低，匕首已脱离了莽力士的手腕，莽力士不觉退后三步。

玉琴仰起头来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将匕首吐出去，那匕首飞也似的飞到对面的梁上。上面本悬着一匾，横书着“世济其美”四个大字，那匕首不偏不歪，正刺在世字上。陷入二三寸，连着那块炙肉也悬在那儿了。

萧进忠等不防玉琴有这种“泰山崩于前而不惊，麋鹿兴于左而不瞬”的勇气，且睹她功夫如此高深，不由得心中微馁。

玉琴便娇声叱道：“何物狂奴，擅敢无礼，照这样的敬人东西，不如敬了自己吧！敢问萧老庄主究怀何意？”

剑秋也说道：“大丈夫做事须正大光明，你们若要正正当当的比较高低，也可直说。我们既然来此，自是愿来领教的。”

萧进忠面色微愠，遂假意向那力士喝道：“我叫你好好献肉，为何这样不懂规矩，速退！”

那力士本来没有下场，借此说话，便退入后堂去了。萧进忠又道：“此人徒具勇力，新到我这里为门客。我因特别敬重三位，所以教他献

肉；不料他鲁莽成性，触犯了玉琴姑娘。抱歉得很……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江湖上设宴请客，遇到有能耐的人，不如是不足以敬，想三位在外走惯，一定能够鉴谅的。”

玉琴冷笑道：“好一个敬礼！老庄主此时也该知道，我们是不好欺侮的。有什么花样，尽管变出来玩玩吧！”

此时小香忍不住立起身来，指着玉琴道：“方玉琴，我与你杀父之仇！今日相见，必与你拼个死活存亡。”

玉琴道：“昨夜已领教过了。两次被你侥幸漏网，你应该深自忏悔，一改你父兄的行为，做个好人，以赎前愆。哪知你怙恶不悛，再要与我作对，太不知自量了。”

萧进忠见二人反唇相讥，已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，遂挺身而出，向玉琴说道：“玉琴姑娘，老夫行将就木，闭门韬晦，本不喜多管闲事；只是江湖上所着重者‘义’也。韩天雄父子与姑娘素无仇隙，虽然他行为也许有些不正当，你们却不该使用残忍手段，把他们全家杀害；火烧韩家庄，夷为平地。幸亏小香母女二人事先住在我家，未遭毒手；然而已是无家可归，她如何能不报此大仇呢？韩天雄是我的妹夫，小香是我甥女，此事我可不能不管，还请姑娘有所交代。”

玉琴道：“呀！原来老庄主与韩家是至亲，难怪你不能不管。但我可以奉告老庄主，韩家父子作恶多端，自取灭亡，并非我与他有什么仇怨。我辈在野剑侠，锄恶扶善，落在我们手里，不得不翦除民物之害。况且我初探庄时，小香便以毒药飞镖打我，险些送命。试问他们如此凶恶，我们焉能袖手旁观，坐视毒焰日张呢？”

萧进忠道：“姑娘总不该使他们一家破灭，未免太残忍了吧！当然人家不能忘此大仇！”

云三娘忍不住开口道：“老庄主，你责备我们太残忍，这也可谓不明是非了。韩氏父子在民间多行不义，杀人性命，劫人财帛；不知有多少无辜男女断送在他们父子手里，你倒不说他们残忍，未免太偏私了。玉琴

所以到韩家庄，是为了韩天雄杀了祝彦华妻子，又夺他财宝；人家急得要自尽，她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并非无缘无故，苦苦与韩家父子作对。

“大破韩家庄时，我也在内相助，扫除恶霸，消灭污秽；自信这件事做得很光明，很合理。老庄主，你不怪韩家父子的不是，却来责备我们，岂是公允？你们当然以为有仇必报，我们一齐在此，无所回避。不过老庄主既算是江湖上讲义气的英雄好汉，总应该明白是非才是；不能因为韩天雄是亲戚而抹杀事实，意气用事，还请老庄主细细思量。”

剑秋也道：“老庄主若是和韩家父子一流人物，那么我们也不必多说废话；若还是个明白道理的英雄，那么岂能助纣为虐，我很代你可惜了。”

萧进忠见三人侃侃而谈，理直气壮，气得他胡须倒竖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就不管这事了。今天三位到此，也让我萧某多认识几个人。但是你们也知道萧某并非歹人了，且请多饮数杯如何？”剑秋听了萧进忠的话，便道：“好爽快，老庄主不愧英雄本色。”大家还坐了下来。

韩小香见舅舅被他们一番说话，竟使他软了下来，不肯代父兄报仇；心中不甘，碍着萧进忠面子，不再多说，却把臂肘向慕兰擦了两擦。慕兰本来听了三人的大言，心里早有些不耐，便举起衣袖，向玉琴一挥；即有一点寒星，向玉琴咽喉直奔。幸亏玉琴眼尖手快，把手一抬，接在手里，乃是一支袖箭，便对慕兰说道：“此物何用，还了你吧！”一箭还向慕兰头上射去，慕兰也将头一低，这箭直飞到庭中草地上去了。

剑秋遂向萧进忠责问道：“方才老庄主不是已认为不管这事了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！为什么令千金又使用暗器起来了呢？”

萧进忠不防他女儿有此一着，觉得自己很是扫颜。他本来颇觉气恼，至此勃然大怒，立起身来，向慕兰责骂道：“我已说明不管这事，你怎么擅自动手？这不是与我过不去么？你何不用袖箭把你老子射死了，再也没有人来管教你们了。”

慕兰一直是娇生惯养的，今天被父亲如此责骂，气得她玉容变色，

立起身便向堂后一走。小香也跟着进去了。

云三娘见他们父女失和，不便久留，遂向萧进忠告辞道：“我们今天到此，诸蒙优渥，且幸得识荆州。我们要加紧赶路，就此告别了。”

萧进忠也不再留，便道：“简慢得很，抱歉之至。”父子二人遂送他们出庄。庄丁牵过坐骑，三人跃上鞍辔，又向萧进忠父子点头作别。

过得石桥，云三娘回转头过来，瞧见萧家父子兀自立在庄口看着他们，便微笑道：“待我与他们留个纪念吧！”将手一挥，放出两颗银丸，即见两团白光直飞庄门而去。门前本有两株大槐树，银丸只在两株大槐树上盘旋数匝，许多枝叶簌簌落下。不消片刻，两树都已成秃顶，银丸才飞回去。三人也同时加上一鞭，向东疾驰去了。

萧进忠和慕解看得清楚，知道三人都有高深的剑术，幸亏自己见机，没有翻脸动手，总算保住颜面。颇怪慕兰小丫头傲气成性，险些儿被她愤事；于是回进庄中，又把慕兰埋怨一番。不料便在这夜，慕兰和小香瞒着家人，双双负气出走了；等到萧进忠发觉，派人四处追赶时，已是无及。而慕兰、小香这一去，又闹出不少事来。日后慕兰遇险，还是被玉琴救出，从仇敌变成良友，这些事且按下慢表。

却说玉琴等离了杨柳屯，早晚赶路，这一天早到了虎牢。玉琴道：“我们路过这里，不如再先去看看宋彩凤母女，不知他们可曾回来？”云三娘和剑秋也很赞成，于是三人来到铁马桥。一瞧宋家大门，依然紧闭，知道他们始终没有回家，也就不再耽搁，径向洛阳起程。

过了数天，已到洛阳。城高池深，果然是个用兵之地。他们正行到郊外，尚没进城时，见许多人挤立在道旁，十分热闹，像是看什么赛会似的。剑秋便向一人探问，知是邓家出丧，又问邓家是不是邓家堡的邓驥等七弟兄，那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三人听说邓家出丧，颇欲一观，于是个个跳下坐骑，杂在人丛中观看，凑巧旁边有两个老者立在那里谈话。一个道：“邓氏兄弟在这洛阳地方，可称独霸一方，哪知也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。邓驥也算晦星照命，送